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

學海堂

四書釋地辨證下

長洲宋訓導鳳著

有宋存 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

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

按鄭康成論語序云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

見經典序錄

漢書藝文

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問於夫

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故謂之論語論語崇爵議云子夏六十四人其撰仲尼微言以

當素王

見文選劉子駿移書注

歷按諸文知論語為弟子所述非孔子親

撰與子思述孔子之意作中庸無異安得云賢口中不如聖

人之確乎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一

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易其

文殆為宋諱乎

按中庸一篇明春秋之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春

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又云

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

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

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

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

以昭五端通三統也

莊十七年公羊春秋經杞伯來朝何休注云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

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

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

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

傳廿三年經冬十一月杞子卒何休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

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處位春秋伯子明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稱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曰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伯春秋據魯

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卽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旣紂夏杞不得爲二王後故貶稱子下存周

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孔子作春秋多刺譏褒諱抑損之詞故當時弟子述論語子游作禮運皆云杞宋俱不足

徵蓋深沒其詞子思作中庸又在後遂抉發春秋之旨申明王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二

魯之誼微言始得而聞焉

淳于髡

太史公次淳于髡傳於孟子後荀卿前又次於滑

稽傳之首余謂不若刪見孟荀者而存冠諸滑稽者

按太史公撰著史記具論世之法如孟子荀卿列傳及鄒衍淳于髡諸人正見戰國諸家之雜惟孟荀誦法孔子處爲師儒故爲孟荀立傳以淳于髡入孟荀傳者非傳淳于正以尊孟荀也如老子韓非列傳序莊子見其恣放序申子見其施於名實而戰國秦人之慘刻少思至韓子爲甚其原實出於老子故爲老韓傳非傳莊申也至循吏儒林酷吏游俠滑稽諸傳皆敘當時政教風化所尚使後世有所勸戒俱非爲其人作也故如三王世家可以見封建親戚之意三王事太史公不及見日者龜策

傳專敘當時五行卜筮之事張晏諸人見諸篇不敘人名事蹟
槩謂褚少孫所補俱不能讀太史公書者也

君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

按論語例伯於字引經乃伯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入
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於字顯爲區別閻
氏極駁東晉古文書此文乃爲君陳篇所誤亦干慮之一失也
顏淵 王肅注鯉也歿有棺而無槨爲設事之辭豈不可笑
按禮記曲禮正義曰許慎以爲論語稱鯉也歿時實未歿假言
歿耳鄭康成以論語曰有棺無槨是實歿未葬以前也故鄭駁
許慎云設言歿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據此子雍實本自
叔重康成先駁之矣

皇清經解

卷三言字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三

秦誓 余以左傳考之誓當伯於僖卅三年夏秦伯素服郊

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伯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
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伯悔痛之辭哉

按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二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
殽尸乃誓于軍似與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
歸伯秦誓年數前後不合書正義遂據左傳秦伯素服郊次嚮
師而哭以爲誓於斯時然當日匹馬倚輪無反者秦伯痛深創
鉅故嚮師而哭願於是時復從容爲誓有是理乎況處事決裂
敗壞之際卽常人猶知自反非難得於穆公者也君子大穆公
之悔過正以在勝晉之後卽還師而誓之其誓詞云允允勇夫
射御不違又云惟截截善諷言是恐孟明以一勝自多故以杞

子逢孫比類爲戒蓋戰功已成志業已遂氣雖一信國旣屢削戰陳有勇而奚恃老成未往而足思毀痛之辭方深驕盈之心不作邦之榮懷繫心杙程故能恢茲雄偉我霸業也書序言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還歸作秦誓其實僖卅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是敗三帥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亦孟明帥師至文三年秦人伐晉則穆公自伐晉左氏甚明書序通論大義非屬辭比事者故舉敗穀一事以見悔過之本其實還歸作誓自在茅津渡河之年也況太史公親見安國問故所言定是真古文說豈可誣乎

杠 杠方橋也又非本趙注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蓋聚

石水中以渡若從木則衡木以渡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四

按孫奭音義引張鑑云杠方橋也此集注所本方橋當作石橋形近而訛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倚郭注云聚石水中以爲步渡約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此杠爲石橋之證廣韻石石杠石橋也字俗從石知杠字正從木從石爲俗字也

少梁 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于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

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夾於齊者中相距廿二年

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將麗涓兵

按趙世家成侯十三年魏惠九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

太子座惟此與六國表伯太子六國表不著名而秦本紀魏世家俱作

公孫痤商君列傳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此座一人

而或以爲太子或以爲公孫或以爲公叔雖傳聞異詞要非虜于齊之太子申也商君傳又云公叔旣歿公孫執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遂西入秦事在秦孝公元年當魏惠王十年則座于上年歿少梁之難矣後虜太子申而惠王稱長子歿焉則不必拘生獲曰虜之說矣

與楚將昭陽戰 南辱於楚事本不可考祇宜闕疑奈何以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卽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事以當之襄王事豈容出惠王口中

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爲今平陽府襄陵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五

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次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南辱於楚不云喪地也與後破襄陵得八邑爲二事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此卽惠王卅一年割河西地獻於秦以和者非數獻也 又有上郡襄王七年始入秦

按釋地河西曰離州郭注自西河至黑水則凡離州地皆在河西漢書地理志上郡秦置在今陝西延安榆林綏德等處蓋秦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故名在魏僅可總名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國

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

作陽

在今陝西榆林府府谷縣魏河而

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

此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

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

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與爭者也六

國表秦孝公八年

魏惠十七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

魏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

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

秦孝廿二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詳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

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商君列傳云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并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六

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陝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

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

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

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魏公

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

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

都大梁按秦早取魏河西地少梁此又割河西地大約在少梁

以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渡河而東遂

偪國都秦於此時卽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

而南徙都大梁

漢志陳留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

委安邑而去之則

安邑附近之地當漸削以與秦此二喪地也考之後十年當魏

襄王四年

秦惠文七年

秦敗龍賈軍於雕陰圍焦曲沃

魏世家在襄王五年蓋獻地在

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据秦紀正

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

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

地尙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離

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敗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

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徧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宏農郡陝

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今華陰魏陰晉三百餘里

魏襄王二年秦敗魏于雕陰襄王三年當秦惠文王六年魏以

陰晉爲和命曰寧秦按陰晉在漢曰華陰屬京兆今爲陝西同

州府華陰縣爲魏河西之極南境魏禦秦于雕陰亦以其近秦

秦再敗魏而不取雕陰以非并魏之急務故南取華陰以近大

梁而取之其後圍北至今山西解州安邑魏故都二百里曲沃

焦曲沃卽此意漢志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南十里西

南至安邑五十里若旁近安邑之地未入於秦亦不能自雕陰

以東六七百里之地如入無人之境則可證魏徙大梁時安邑

之地多爲秦所蠶食自安邑西至河三百餘里渡河而西又北

至少梁亦三百餘里卽孟子梁惠王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蓋

兼河東地言之此七百里者計其程涂非量其四至故不云方

也蓋惠王時所喪地始爲少梁秦又自河西至安邑其雕陰以

北至固陽同州以南至華陰尙爲魏地至襄王二年以陰晉爲

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子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

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于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

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家襄王七

年亦有上郡之名以其盡入于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七

篇云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歿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懷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必盡失爲秦稍稍割裂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

桐湯墓所在 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放處應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毫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毫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能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

按此係閻氏護前說遂弭斷桐在虞城縣其實虞縣之桐地桐亭非必是放太甲之桐也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旣立三年不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八

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集解鄭元曰有王離宮焉正義晉太康地道紀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此尸鄉正在偃師不必以空桐桐宮同字遂附會在虞城也

按閻氏尙書古文疏證曰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子位焉閻此說亦未是殷本紀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

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惟太甲欲聽伊尹之訓已故復歸于亳非謂居桐宮時伊尹時時往訓也且太史公書及書序皆云三年亦不當有六年也

拜下 拜而受之如今一揖折臂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

按漢書高祖紀酈生不拜長揖顏注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如此言則拜不僅一揖折臂說文跪者所以拜也

今本無所以二字段若膺云凡

全書內所以二字是古人必跪而後拜說文又云攘推也揖攘也又儀禮注云推手曰揖此揖與拜異也說詳段先生玉裁釋拜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九

王者之迹熄節 詩降自黍離

按說文迺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从彡从丁丁亦聲讀與記同孟子王者之迹熄迹當作迺迺言王國無適人之官而詩遂亡矣後人多聞迹寡聞迺故改迺爲迹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何休注公羊宣十五年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四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又藝文志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歷按諸文知王者有設官采詩之事息止也

孫奭云魏與息同

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
失風俗凌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亾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
爲木鐸謂王者不采詩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
志其見於此與若風雅頌成周已具體各不同安得有黍離降
風之事至以雅亾爲詩亾則雅之一義亦不足以該詩也文中
子卷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
能亾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按此亦謂詩亾爲無采詩之
官也

鼈 國語登川禽韋注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
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十

按魯語里革曰取名魚登川禽韋注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
屬禽蓋取禽獲之義大寒降講冰留之際魚鼈龜蜃皆冰罣所
獲其大魚之有名者別之其餘水族靡有不登故以川禽堅之
此與禽獸之禽異訓依說文字當作揜經典段借爲禽卽如襄
廿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杜注禽獲也依閻氏之言則人亦稱禽
與二足而羽同號乎

退朝 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
寢門外

按禮記檀弓下正義引論語其事也如有政鄭注云君之教令
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魏書高閻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爲政何
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

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政事一體不得以爲家事矣其云私朝亦不在寢門外鄭注論語冉子退朝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見詩鄭風正義又引舜典云闕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皆在國門私朝所謂出政教也冉子所退之朝正指此按魯語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卽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韋昭注魯語云外朝君之朝也亦誤

入公門章 茲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

按鄭康成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見曲禮正義

本此注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十一

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上君召使擯來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注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卽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人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旣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八門介拂闈大夫中楨與闈之間士介拂楨賓入不中門不履闈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綯賓賓人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位尙虛而擯者出入其間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三十一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十一

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陸德明論語音義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該也按聘禮記鄭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其衍誤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

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八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旣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敘之以廣異說也

惟聘禮于擯者不記升堂一事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也後之說論語者謂記孔子常朝之事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樞衣知攝齊升堂正是擯者又趨進一事亦賓所無以爲記聘亦不得實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論語爲孔子爲賓之事

楸棘 集注楸棘小棗非也

按爾雅釋木楸酸棗郭注云樹小實醅孟子曰養其楸棘是郭以楸棘爲酸棗也與趙注孟子云楸棘小棗所謂酸棗同以其皇清經解卷五言三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圭

樹小故名小棗說文棘小棗叢生是也以其實醅故名酸棗爾雅說文云楸酸棗是也淮南兵畧云伐棘棗而爲矜高誘注棘棗酸棗也楸棘同物訓小棗不爲非

昔者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

趙注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尤非蓋昔者仍昨日耳

按檀弓子疇昔之夜鄭注昔猶前也此集注所本老子昔之得一者河上公注昔往也楚辭昔三后之純粹令王逸注昔往也並與趙注同毛詩誰昔然矣傳昔久也又自古在昔傳古曰在昔並同往義莊八年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廣雅釋詁昔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亦謂昔爲夜孟子昔者舜以疾趙注昔者昨日也亦以隔夜故云昨日說文昨疊日也日復

日爲疊日要之昔者本具數義閻氏謂止有眈日一解者非是况孟子明云子來幾日矣必非僅隔一日之辭

集注援引多誤 子糾兄而非弟

按漢書淮南傳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漢人已子糾爲弟之說集注亦有本

二十兩爲鎰用趙岐說李與國語二十四兩爲鎰不合

按孟子雖萬鎰又王餽兼金一百又七十鎰五十鎰趙注並云二十兩爲鎰說又無鎰字儀禮禮記國策漢志並作溢鄭注儀禮喪服傳既夕記朝一溢米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賈疏云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知十二斤爲一升爲十九兩四銖八綮又以一升爲二十九兩四銖八綮總爲二十兩也呂覽異寶金千鎰秦策黃金萬鎰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十四

溢高誘注並云二十兩爲一溢漢書食貨志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又張良傳注引服虔曰二十兩曰鎰皆與鄭同唯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云金二十四兩曰鎰文選詠懷詩注引賈逵注國語云一鎰二十四兩與諸家悉異不可從儀禮音義引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四字誤衍

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

按中庸燕毛鄭注云燕以髮色爲坐此集注所本秋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鄭注云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尙爵燕則親親尙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亦非以毛爲老也齊語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韋昭注顛頂也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黑白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尤爲髮色之切

王時所辭之祿也其事當考之公孫丑篇云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此問辭十萬之事也曰非也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此指見潛王非見宣王也若孟子始見宣王退有去志君臣之義未深可澆淅而行惟見潛王不可與圖事而於宣王君臣之義深蓋在宣王浸三年中孟子臣爲君喪不可變服而去之此不欲變之說也孟子嘗潛王時罕得接見故云于崇吾得見王以不常見故云得見卽告子篇所云吾見亦罕矣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正以其罕見孟子故飾詞云爾也列女傳稱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又云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按宣王嘗言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則宣王欲用孟子之言矣迨宣歿而潛不能繼父志故孟子處齊而憂卽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去

還有去志之時也迨終宣王喪而又以母老未卽去又喪母以喪歸魯約在潛王五六年間迨喪畢返齊適當潛王九年而有伐燕之事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蓋自宣十九年至潛十一年共十二年中除去喪母歸魯二年餘前後當有十年卿祿萬鍾十年所辭適有十萬矣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也下文因子叔疑之言及又使其子弟爲卿卽指養弟子以萬鍾之意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一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毛詩詁訓傳正義有二說一云毛以爾疋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疋訓而爲詩立傳一云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按毛傳不見于爾疋者多矣不得謂全依爾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全詩無詁訓之句惟爾疋有釋詁釋訓許不稱爾疋而稱詩曰卽指詩傳猶巽字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巽也許釋詁訓爲故言與毛分章爲故言亦合然則詁訓是故昔典訓正義後說近是

國風周南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一

李庶常毛詩細義

關雎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下箋云關雎舊解至無所疑亂故也用之邦國焉下箋云風之始至並是此義以上兩處箋云皆陸氏釋文註語汲古閣正義本誤作箋也聲成文謂之音下始有箋觀正義于前兩處不釋箋可知校刻註疏者當正之

窈窕淑女正義以毛同于鄭淑女爲宮人特以次章后妃已供苻菜不得復言求之耳按毛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是泛論后妃淑女方指太妃言后妃必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苻菜此淑女所以當寤寐求之也若云宮人則已窈窕然處深宮矣尙何求之不得乎匡衡云后

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亦是泛論后夫人與毛正同
君子好逑箋怨耦曰仇依鄭破字之例當云逑當作仇箋不言
者知鄭本作仇傳云逑匹也冤置好仇無傳知毛此章亦作
仇故下不復發傳也釋文云本亦作仇說文逑字註引怨匹
曰逑是仇逑本通

葛覃

是刈是穫傳穫煮之也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穫穫煮之也合
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穫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以煮
之子穫故曰穫煮非訓穫爲煮爾疋邢疏引郭云煮之子鑊
如孫郭言則穫是器名按刈已訓取無緣穫獨爲器釋文引
韓詩云穫淪也說文穫云兩流雷下則穫爲浸漬淋漓之兒
皇清經解

卷五直上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二一

與淪字意同毛意蓋謂浸漬而煮故云穫煮之與鵠巢維鳩
方之傳方有之也一例玉篇云穫煮也已不从孫郭義矣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傳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
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釋文害澣戶葛反下同曷何也如釋文
及註疏本則經文害字當是曷字乃得以何訓曷然釋文未
言本亦作曷也如謂曷何二字俱訓害則傳文爲不辭且何
以不舉經害字訓之也反覆推求傳箋俱不得有曷何也三
字傳果有之正義釋傳應云害曷何也爾疋無文而正義不
釋知傳本無之矣鄭于何彼穠矣箋始訓曷爲何而泉水不
瑕有害始訓害爲何二子乘舟則不徑訓爲何而曰我思念
此二子之事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此箋云我之

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亦不經訓爲何與二子乘舟箋正同知箋亦不得有此三字矣二子乘舟釋文云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此章釋文云書尸葛反曷何也曷上當有音字陸望箋文爲解故云音曷何也然則此三字乃釋文之註校書者誤屏入傳殊非毛意釋文于二子乘舟分別毛鄭此章不言毛如字陸以毛同鄭解正義曰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否乃是問詞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是之哉孔亦以鄭義述毛故有經問傳答之譏愚謂傳以宜釋害初無曷何之義集韻云害與曷盍並通爾正云盍合也合義與傳宜字義近經直言我之服有合宜澣者有合宜否者傳以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明之蓋以二宜字釋一害字而非有經問傳答如正義所譏云云也曷何也三字當衍

卷耳

不盈頃筐傳頃筐畚屬釋文何休云艸器說文同正義云畚說文云艸器所以盛種今本說文留部畚云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種陸孔在唐初所引說文皆云艸器今本必陽冰改之也我馬虺隤箋云我我使臣也我始酌彼金罍箋云我我君也正義用箋述毛以傳我字無訓也按嗟我懷人傳云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我是后妃自言矣其餘不當有異傳言欲陟彼崔嵬山巔之上則我馬虺隤而不能升知賢臣行役勤苦亦如此矣我且欲于其還君子酌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

我維以此之故乃不長憂思耳如此亦頤也隕釋文云虺呼
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瘕隕徒回反徐徒瓌反也隕病也爾
疋同說文作頤按今本說文疋部無瘕字玉篇廣韻俱作虺
虺而又皆別有瘕字註云馬病說文允部亦無虺虺二字如
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瘕字下引此詩云我馬瘕積陸乃得
瘕而爲說也頤當作積

我僕瘳矣傳瘳亦病也釋文云本又作鋪按瘳與鋪通爾疋釋
詁瘳病也釋文云詩作鋪卽謂此詩江漢淮夷來鋪傳鋪病
也正義謂釋詁文但彼鋪作瘳音義同兩無止淪胥以鋪後
漢書註引韓詩作薰胥以瘳釋文引王肅云鋪病也義亦作
瘳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四

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
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正義曰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
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按鄭于南
山有臺始訓爲是彼詩主君子故云樂是君子此詩主后妃
故云樂其君子孔謂此只亦訓是非箋意也以禮樂樂其君
子正義未有發明按凡言樂洛皆有樂岳意孟子曰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釋
文云樂之音洛又音樂然則箋義非無本矣

各強斯

序云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按陸璣艸木疏爾疋舍人郭璞註均不言螽斯之性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妬忌維蚣蝮不耳鄭望序爲說非有所本也毛傳說說眾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慎也揖揖會聚也墊墊和集也初未言螽斯不妬忌孔以爲同于序箋殆不然釋文蚣粟容反許慎息弓反蝮粟居反許慎呂忱並先呂反按息弓反東韻字也先呂反語韻字也此說文舊音之可見者今說文徐音蚣息恭切則在鍾韻蝮相居切則在魚韻不知何以易之

桃夭

宜其室家傳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指春時卽序婚姻以皇清經解卷五五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時也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補出年字卽序男女以正也傳箋俱指春時正義泥東門之楊傳有不逮秋冬之語述毛此傳亦以爲秋冬而嫁詩人見桃華起興何因遠指秋冬殊非毛意毛上二章宜字指不踰時三章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指盛德所感言與大學傳引詩合毛學原于孟仲子仲子師子思而子思師曾子淵源遠矣箋易傳云家人猶室家也正義右之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如箋疏則止據年時詩意索然必如毛傳一家盡宜乃足見后妃之所致也

兔置

序云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正義曰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按關雎序哀窈窕思賢才正義述毛鄭以爲求淑女此疏又言求賢者卷耳言后妃志在官人則關雎求賢亦是寔事特假淑女以見意耳離騷哀高邱之無女求伏妃之所在屈原思得賢人共事楚王託之求女其意寔本關雎蓋自六國時詩義已然矣毛鄭以賢才不分男女故以后妃淑女寔之詩無達詁惟學者之有以自得不可膠柱也釋文置子斜反說文子余反今說文徐音子斜切與釋文同按說文置免罟也从网且聲則子余切爲得

序言賢才衆多箋云置免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才衆多毛意或不然次章中達傳云達九達之道也三章中林傳云中林林中毛意謂四方賢才奔走偕來或仕于朝或處于野也不然九達之道安得有免而煩肅肅者布置于此乎正義述毛同鄭非也

芣苢

釋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按說文苢云芣苢一名馬扁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以聲周書所說在草部未嘗以爲木也釋文誤

漢廣

漢之廣矣詩兼江漢而以漢廣名篇江卽漢也南有樛木傳云

南南土也箋云南土謂荆揚之域正義云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如箋疏則此詩之南兼有荆揚而詩得專以漢名篇者非謂襄陽之漢乃入江後之漢也禹貢道漾至爲北江入海水經沔水亦直敘至毘陵入海皆以大江歸之漢水詩首言漢有游女次江漢並言寔一水也故不可詠不可方得連言之若非一水豈漢偏不可詠而可方江偏不可方而可詠乎故知爲入江後之漢若在襄陽則惟荆有漢而經之南字不得兼荆揚矣太白客金陵詩花開漢水春謂江爲漢也

言秣其馬釋文云說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作餼釋文不言說

文字異經字亦當作餼傳云秣養也鴛鴦傳秣粟也非訓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爲粟謂秣養之以粟也箋云我願秣其馬致禮餼正義云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按說文氣云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槩或作餼如說文則餼乃氣之或體箋意亦言願致芻米以養馬耳正義謂用牲恐不然

汝墳

王室如燬傳燬火也釋文云字書作焮說文同按說文火部焮云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焮別有燬字云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則焮燬字別玉篇以焮燬爲一字爾正釋言云燬火也與毛傳同郭註引此詩曰燬齊人語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方言云慄呼慄

切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音毀火也說文雖焜燬燬字別俱訓火徐俱音許偉切音義皆同火云燬也與焜燬互訓然則火焜燬一字毛傳燬火也非以火訓燬蓋謂燬卽火字也此與調朝也甲狎也茁出也之例同皆非字訓玉篇以焜爲烈火廣韻以燬爲火盛均誤

父母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正義述經同毛于鄭按傳但云孔甚邇近初無或時得罪當免于害之意小雅四牡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以此言之此詩毛意蓋謂雖則王室自當勤勞而父母甚近亦當念也上章不我遺棄嫌君子爲己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八

而返故此章言當念父母是爲能勉以正也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因此序遂謂時寔不致麟但致公子信厚正義述經傳箋不別按傳云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毛以詩人見物乃起興時寔致麟故云興云信而應禮云以足至不得與鄭同也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紮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未爲

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又述傳云此夫人斥太妯也如正義說則太妯之來當時國人共作詩以紀之編詩時分屬周召二國之子于歸已爲太妯則關雎淑女是后妃不得爲宮人矣

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云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正義述箋正依俗本如正義則先作巢方可云冬至加功按說文鳥知太歲所在冬至前大歲尙屬舊歲必不作巢以冬至架之爲當正義于此畧不覺異何也

百兩御之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釋文云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又云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述毛亦作送迎如釋文則傳經本作訝說文訝云相迎也从皇清經解

卷五

章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或作迓訝本訓迎故傳云送迎以明之大雅思齊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此經若作御毛必先訓迎矣鄭經本作御故箋云御迎也又云家人送之良人迎之正義述箋作迓之正義誤也

采蘋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云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以被卽少牢之被褐又卽周禮之次而被褐當讀爲髮髻故此箋云主婦髮髻又在公爲前夕視濯漑僮僮之事正義云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狄衣首服副非被所當醜孔以箋意服被視濯漑僮僮耳非服以祭下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正義云釋祭

服又首服被鬢之飾

此飾字今正義誤作釋

如鄭孔則此祭服狄衣而

配副祭畢釋狄衣而又服被何經文始終言被不一及副刑

毛則依經爲傳在事去事俱服被未嘗有服副之文正義述經不別非也

正義云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鬢無去字按从定本爲是箋意釋祭服更服髮鬢故云釋祭服而髮鬢若有去字則以而去屬上句髮鬢其威儀箋文爲不詞矣

艸蟲

憂心忡忡傳云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直作衝衝按衝當作衝說文衝通道也博雅云衝衝行也與毛傳歸宗之義合

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

采蘋

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毋薦之無祭事也正義謂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按昏禮父禮女而俟迎者云俟迎則嫁日之事毛云古之將嫁女者又云必先禮之非嫁日事也昏義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辱義七十子後人所作毛亦七十子後人同記禮文彼云教成之祭此云禮之于宗室一耳祭以行禮故云禮之毛未嘗有禮女之意箋疏俱誤會毛意

甘棠

序云美召伯也正義曰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引樂記武王

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以證之又引鄭志張逸問
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鄭
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謂鄭以此
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然行露序
亦曰召伯聽訟箋獨謂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時召公何得
爲伯正義于此畧不發明嘗細思之鄭志言甘棠之詩召伯
自明者以詩有召伯二字故箋亦云召伯聽男女之訟行露
詩無召伯序雖言召伯聽訟而箋內不一及之然則行露序
本無召伯二字故箋謂文王與紂之時不然張逸于甘棠疑
召公在文時不得爲伯何於行露獨無疑耶行露序召伯二
字當衍不則當爲召公聽訟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一

行露

室家不足傳云昏禮紂帛不過五兩釋文云紂帛側基反依字
絲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又
曰媒氏註云純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又云紂帛亦緇也
傳取媒氏文故合其字定本作紂字正義凡云定本作某字
者皆與作疏時本異也如釋文正義則傳引媒氏文當作純
後之校書者依釋文正義改之也釋文內紂帛正義內紂帛
亦緇二紂字皆當作純

羔羊

素絲五紞如正義說純緘總皆爲裘緇如此則一章可了何必
三章按首章傳云純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釋文

經本作它云本亦作佗或作絕說文它云虫也从虫而長象
冤曲垂尾形毛經文作它傳云它數者言素絲之飾其曲垂
之數五也此從表而視之也次章傳云絨縫也絨說文作黻
玉篇作韞爾正作絨註云羔裘之縫孫炎云絨縫之界域與
傳義同此明素絲所在之處從裏而視之也三章傳云縫言
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鄭風干旄素絲紕之傳曰總紕
于此成文于彼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此總卽
彼傳之總言素絲組之總數五也傳意或然

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兒君子偕
老委委佗佗傳曰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委曲釋委委也鄭
用彼傳以釋委蛇者釋文云讀此兩句當作委蛇委蛇沈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作委委蛇蛇據此則鄭亦讀作委委故用毛彼傳也

殷其雷

序下箋云召南大夫召伯之屬正義云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
序从後言之耳如正義說行露序召伯聽訟亦爲從後稱之
然行露序鄭所不信故鄭志云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言行露
詩無召伯序亦不當稱召伯也又張逸所未疑問如其從後
稱之鄭志亦應有答其爲衍文無疑惟此箋召伯從後言之
正義說自當

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从政不遑寧處其室家
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此與汝墳序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
以正同惟汝墳經有王室此言從政爲異皆文王三分服事

時詩也傳露出地奮震驚百里喻文之威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喻文之德言文之威懷如是何此君子乃去此而從政于紂而不敢或違乎其勤勞誠爲信厚之君子豈嘗念歸哉豈嘗念歸哉傳意或當如此箋易傳曰露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則以首二句爲奉使又曰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下箋又云轉行遠从事于王所命之方其意以此詩爲受命稱王之後大夫奉王命施號令于四方與序从政相違正義述之與序傳不別恐未然也

標有梅

迨其今兮傳云今急辭也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

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

皇清經解

卷五 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也毛以此詩是二十之女故云然若少壯之女則秋冬以至

一春皆可行桃夭傳曰夭夭其少壯也喻女之少壯桃以仲

春華之子于是時行得爲及時此詩梅熟春更向晚禮備亦

可行若二十之女則不待禮備故知毛意一春皆可行也其

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周禮本有仲春令會男

女之禮今女已二十雖迨而謂之不爲踰禮耳非必待仲春

而行之也正義謂毛意必待仲春則時方首春梅子未有以

首春熟者何不思乎又緣此傳斷毛以秋冬至首春爲婚之

正時誤矣

說文枏梅也梅枏也可食許于桃李梨柰之類俱直訓果此梅如爲和羹寔籩之梅則人人皆知何須更云可食其爲別

種無疑爾疋釋木梅栒郭註曰似杏實酢邢疏引詩秦風條
梅證之又引艸木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
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然則郭註疋指栒梅玉篇栒字
註云葉似桑子似杏而酸引爾疋梅栒卽依郭註爲說知栒
亦似杏也郭非謂不可食但酢耳與說文合惟陸疏爲異要
皆非此詩之梅秦陳二風之梅毛傳皆訓栒此詩不訓栒惟
云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其爲今之梅子可知箋明言春夏意
與毛同陸疏于此梅云杏類依傳箋也此詩之梅果爲今梅
子則實之墮落在春末夏初知毛傳追其謂之非欲待仲春
禮會矣說文梅栒已爲別種又有某字註云酸果也从木从
甘闕此當是今之楊梅栒云梅也爾疋作英梅乃此詩之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四

小星

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命不得同于列位也箋云是其禮命之
數不同也正義不釋寔之爲是按禮記寔能容之書秦誓作
是能容之春秋公羊桓五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
寔本訓是與實字別韓奕箋云實墉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
東寔實同聲如鄭言實不可以混寔特趙魏間聲同而誤耳
然此詩韓詩作實云有也與序知其命有貴賤合然則寔與
實同集傳从韓詩

雜參與昴傳云參伐也昴雷也正義云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
皆得相統引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以明伐得統參引孔演
圖參以斬伐公羊傳伐爲大辰以明皆互舉相見又云昴雷

爲一麥伐明亦爲一按傳以伐訓參以畱訓昴耳史記天官書云參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曰罰亦作伐律書云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春秋孔演圖曰參以斬伐據此則毛以伐爲斬伐不以伐爲星也至昴釋文音卯徐仙民音茅而史漢作畱史記律書云北至于畱畱者言陽氣之稽畱也故曰畱漢書律厯志云畱孰于酉集韻引此詩作昴是昴畱本一字然以參之訓伐例之毛意亦當作稽畱未必以二字爲一也

江有汜

江有汜傳云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正義謂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其興與鄭同按毛上云決而復入下其後也悔傳云嫡能自悔也正以水之復入喻初過後悔傳意躍然下二章傳云水枝成渚沱江之別凡渚上流歧分至下而合沱自江別流行百十里亦仍入江取喻皆同于汜傳不言者渚沱人易曉且首章傳已足以明之故也

野有死麇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云懷思也春不待秋也誘道也按詩言野麇包茅雖薄亦可爲禮有女思及春而行爲吉士者必先以此道之也道之卽指茅包麇肉傳意不過如此正義述經以貞女欲男以茅裹麇肉爲禮而來一層旣欲其禮又欲其及時一層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灼而

行一層此乃箋意耳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正義與毛混而同之誤矣又箋言仲春而經與傳但言春正義述傳謂此思春思闌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麇肉矣非經意亦非毛意說詳標有梅篇誘字說文作羞誘乃或體

林有樸楸傳云樸楸小木也箋云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爾疋釋木楸樸心郭註曰榲楸別名孫炎曰樸楸一名心邢疏云召南林有樸楸此作楸樸文雖別其實一也詩釋文正義陸孔俱不言文別則唐初爾疋本作樸楸心也此詩正義以樸楸爲木名傳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按傳言小木箋言樸楸之中亦謂叢樸小木耳正義釋箋謂不言林而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樸楸之中則林與樸楸爲一以樸楸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眾卽是林矣明是謂林中有樸楸之處其說甚辨然旣以樸楸爲木名則于一木之疑仍未有以解之也愚謂釋木云樸枹者郭註云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械樸枹櫟釋文引舍人註曰樸者相追附也然則此詩楸是小木樸乃叢生追附之狀故箋得言樸楸之中也

白茅純束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也按漢儒讀若讀如之例有取其音同者有取其音義俱同者戰國策錦繡千純高誘註曰純音屯束也純又與屯通春秋左氏傳執孫劓于純雷釋文云地理志作屯雷是也純屯音義同故鄭云

讀如屯正義作讀爲屯則改其字矣音義同者不煩改字

何彼穠矣

王姬之車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平王姬往乘車也鄭以車不可言肅雍肅雍自繫王姬故訓之爲往傳意則不必然矣知者桃夭次章云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則以桃華喻色桃實喻德甚明此詩唐棣之華不云喻色傳意蓋以華與車言車而王姬自見兩之字皆作語助正義用箋述經殆誤以毛同于鄭也

華如桃李箋云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箋意以一桃一李喻王姬與齊侯之子耳正義云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又謂箋以華比華然後爲與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按唐棣桃李其華各別安得謂如桃李且桃李有華自足以與何須更假棣華此章之華乃屬人說是華采之華卽桃夭傳所謂華色言何乎彼戎戎然華色之盛如桃如李也乃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耳如此說自明快正義迂曲非箋意也

騶虞

壹發五羆箋君射一發而翼五羆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正義云五羆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箋義如此傳云虞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此據未發時言未發五羆已發卽不得復言五羆如經之言則一發而五羆猶存蓋雖發而不必中是乃仁如騶虞矣傳意或然說文云羆牝豕也从豕巴聲一曰一歲能相把擘也縱生六月豚从豕從聲一曰一歲

縱尙叢聚也如說文則犯與縱皆豕之幼者序言庶類蕃殖
蓬葭之間自應大小俱備而虞人所翼偶得犯縱仁君見之
聊一發焉而不忍于必殺亦情事之所當有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一終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一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一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補平著

邶

譜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閔二年左氏傳共滕杜預註共及滕衛別邑漢書地理志共縣故國北山淇水所出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蓋其地逼近衛都故先爲國而後并于衛也古共城卽今河南衛輝府之輝縣治據此鄭言子孫稍并邶鄘當亦如之惟云三國並建究難據信邶鄘之民既遷洛邑復以六族分魯其餘以封康叔于河淇間書傳亦言以三監之民國康叔衛既建國邶鄘不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一

立君當別立他小國如共凡之類而康叔爲之長耳定四年左氏傳祝鮀論衛始封云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準驗地勢武父爲今直隸大名府之東明圃田爲今河南開封府之中牟東明迤西南而得中牟中牟與河北之衛輝府汲縣相直邶城在汲縣縣西南爲新鄉鄘城在焉當日封畛土畧止言朝歌東及西南之衛地可知並無邶鄘卽以詩言衛有淇澳而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邶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野邶曰土國漕漕思須與漕鄘曰言至于漕書酒誥誥康叔曰妹邦曰妹土而沫實見鄘風如三國並建詩人自歌土風同一池名不得分屬三國或分二國且邶鄘在

河北漕在河南爲今之滑縣地尤非邯鄲之所得言邯擊鼓
毛傳漕衛邑也凱風傳浚衛邑也泉水傳須漕衛邑也鄘桑
中傳沫衛邑干旄傳浚衛邑載馳傳漕衛東邑二風所有地
名毛皆以爲衛邑以是知實無邯鄲詩特存舊號以二邦之
民已徙于衛其爲邯人在衛者所作卽屬邯風爲鄘人在衛
者所作卽屬鄘風載馳許穆夫人作得屬鄘者或鄘人仕衛
聘使于許而得之故以屬鄘二邦之民既入于衛卽爲衛民
復別之者殷民遷洛尙曰庶殷共滕旣爲衛邑尙別之爲共
滕之民亦此類也邯鄲非國本三監之始比于諸侯太師編
詩亦從而國之或據地理志盡以其地封弟康叔又引季札
聞歌邯鄲衛言康叔武公之德以證之非事實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二

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曰隱痛也正義謂如有痛疾之憂是也
按隱當作殷文選阮籍詠懷詩云感物懷殷憂李善註引韓
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與慤同爾疋殷殷憂也邢疏引
小雅正月憂心慤慤傳云慤慤然痛也說文慤云痛也从心
殷聲殷其雷釋文殷音隱隱與殷同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傳云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文選陶
靖節雜詩云泛此忘憂物李善註引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
忘憂也無敖遊二字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兄弟二字無傳下逢彼之怒傳
云彼彼兄弟如傳則經兄弟指人君言箋云兄弟至親當相

據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如是者希耳如箋言則經之兄弟指他人言正義述經傳箋不別非也

緣衣

緣衣黃裳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正義述經云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當以黑爲裳又述箋云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同色也定本集註皆云不殊衣裳凡正義引定本集註云云者皆與見行本異今正義述經述箋兩言不殊裳則今本箋云不殊衣裳不得有衣字校書者誤據定本集註竄入也

燕燕

燕燕于飛傳燕燕駢也正義引爾疋釋鳥云舊周燕燕駢孫炎燕清經解卷五宣王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曰別三名舍人曰舊周名燕燕又名駢郭璞曰一名元鳥齊人呼駢按郭爾疋本燕燕註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駢是郭本依詩傳讀燕燕邢疏云孫炎舍人以舊周燕燕駢鳥一物三名郭所不取可證也正義釋傳據孫炎舍人則讀舊周燕句燕駢句蓋依說文說文云舊周燕也與孫炎舍人說合然不可以釋傳之燕燕故又引漢童謠燕燕尾涎涎以釋之何如徑依郭本爾疋乎

達于將之傳將行也上章遠送于野傳云郊外曰野此言自野而行將卽遽說文行兒下章遠送于南傳云陳在衛南言欲送至于陳也傳意層次分明此章箋云將亦送也以上下俱言送此章不得獨別傳箋異矣正義都不言疏也

遠送于南釋文云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按書大傳曰南任也說文云南艸至南方有枝任也南與任音義同不煩協句沈音乃林反非也

其心塞淵傳云塞壅淵深也釋文塞壅於例反崔集註本作實正義述經曰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曰定本云塞壅也俗本塞實也如正義說正依俗本作實今本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塞說文作塞云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寒與正義本毛傳同

戴媽之歸不知的在何年春秋桓公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註戊申三月十七日周三月爲今正月于時新經國亂州吁暴戾諒未得歸其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宣皇清經解卷三宣李庶常毛詩細義四
公立明年夏四月葬桓公四月爲今二月或葬後之月歸爲今三月正春燕辭巢之候詩所謂燕燕往飛矣子死身歸舍哀自抑猶以先君之思上勉女君溫惠淑慎千載讀詩如見之也

日月

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陸孔各執一詞義皆可通然正義述經曰我夫人以詩爲國人所作也若云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而作是詩則爲莊姜自作矣陸說近是

胡能有定傳云胡何定止也傳訓定爲止蓋謂莊公其接及我者不如故處如此則何能有所止乎皆由曾不我顧也四章皆言無有所止州吁之難當時先有以見之矣正義述之謂于衆事何能有定非毛意也箋云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則讀爲安定之定正義云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如正義說鄭以不爲太子卽是不能定完亦非箋意據史記陳女女弟生完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已立爲太子卽如左傳莊姜以爲己子亦足明其爲嫡夫人之子石碯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云特故激莊公非謂莊公真欲立州吁爲太子也當年莊公死桓公安然繼立其位不可謂不定箋意蓋謂莊公不答莊姜而州吁好兵寵而弗禁不能教以義方雖桓公立十六年終致篡弑之禍以是爲不能定完耳傳箋釋定字不同而推原禍本由于莊姜之不見答于莊公則皆與序說合

終風

蕙然昔來傳云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州吁弑逆自立當時入見莊姜卽是有順心惟諛浪笑傲則無子道來事莊姜亦不得以母道往加故悠悠然思下章則願以母道往加蹇踰而不行也正義乃謂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又謂莫往

莫來母子恩絕失傳意矣

願言則噓傳噓踏也箋云噓讀當爲不敢噓咳之噓按經文當作壺字說文壺云礙不行也从虫引而止之也虫者如虫馬之鼻从止與牽同意爾疋蹇踏也釋文引說文云蹇礙足不行與躓同說文躓踏也踏躓也互相訓而躓字下引詩載躓其尾則蹇躓字同故訓踏也惟經文作壺故箋云當讀爲噓如作噓鄭不必改字矣今汲古閣本經文傳箋俱作噓誤王肅述毛云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壺踏而不行卽從上傳看出深得毛意

擊鼓

序箋云伐鄭在魯隱四年按州吁于四年三月弑君是年夏經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經書人者左氏傳往往表其將帥是年傳亦依經書人非此詩孰知有孫子仲哉又左傳稱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而此詩喪馬求林離散澗洶之狀千載如見蓋詩爲從軍之士所作左氏生二百年後蒐綴散亡以成紀載固宜其事多失實目見之與耳聞異也正義據左氏以爲是役不戰特以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夫于嗟澗遠不相生活不戰而何遽至是乎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从生至死契澗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正義駁之別述毛云共處契澗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按釋文云說音悅數色主反說文云說說釋也數計

也而門部闕字註云具數于門中也从門說省聲具數二字
卽釋門中說字是說訓說釋亦訓數具數猶成說也毛意言
死生勤苦之情與子具數惟願執子之手俱得生存以至于
老耳若云成男女之數軍伍之數乃是去聲王固失之孔亦
未爲得也

于嗟洵兮傳云洵遠也釋文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
洵之訓遠正義不言爾正洵均也龕也又釋水灑爲洵說文
洵過中水也字林曰灑水也玉篇依說文俱無去聲一讀廣
韻去聲亦不收洵字疑詩非洵字也大雅桑柔其下侯旬毛
傳云陰均也與爾正洵訓合是毛以旬同于洵旬本从目作
旬說文旬徐音黃絢切惟旬訓目搖也音同義異論語素以
皇清經解 卷五 宣王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爲絢釋文音呼縣反玉篇云絢遠也釋文云洵韓詩作匱匱
亦遠也說文匱徐音朽正切玉篇匱匱政霍見二切云深遠
也霍見呼縣二切一也匱與絢音義皆同故毛爲絢韓爲匱
然則洵字當作絢釋文原本應云呼縣切本或作洵誤也洵
音荀今本釋文校書者依經誤改耳

凱風

在浚之下傳云浚衛邑也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
曰都是衛邑也按毛擲鄘不分故此與干旄俱言衛邑如正
義則以此詩所指的是干旄之浚不思干旄爲鄘國耶餘見前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箋云睨睨以喻顏色悅也好其音者與其
詞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箋義當矣昌黎贈張籍云喜

氣排冬温逼耳鳴睨睨或據以謂唐人說此詩亦有以睨睨爲黃鳥之聲者非也綿蠻黃鳥韓詩註云文貌王元長曲水序云亂新聲于綿羽非以綿蠻爲聲昌黎祖其意亦謂逼耳鳴黃鳥非以睨睨爲聲也

雄雉

序云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正義謂上二章男曠之詞下二章女怨之詞望箋而爲說也今按我之懷矣自貽伊阻箋云懷安也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懷字毛無傳終風傳云懷傷也此亦當訓傷傳訓阻爲難釋文乃曰反是患難之難宣公卽位之初以燕師伐鄭爲鄭皇清經解卷五宣王李庶常毛詩細義

所敗隱十年又與宋蔡伐戴不和而敗傳言雄雉見雌雉鼓其翼泄泄然宣公之行如是我之見軍旅數起甚傷矣亦君自貽此喪敗之難耳此章蓋言軍旅數起也次章展矣君子箋云誠矣君子愬于君子也正義謂以君之行愬于君子也毛惟訓展爲誠君子當指大夫言宣公之行如是誠矣此行役之君子實勞我心也此章蓋言大夫久役也三章道之二云遠曷云能來經文自明蓋言男女怨曠也四章傳惟解枝臧二字云枝害臧善也當指在位者言百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不疾害不求備卽無爲不善矣國人欲在位者告宣公以不佞不求乃無喪敗之難臧字正與阻字應此章蓋言國人患之作詩之意也傳意或當然

苑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正義辨軌當爲軌最爲詳核戴記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鄭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轆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周禮軹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軹前也書或作軌元謂軌是軌法也鄭于少儀軹人俱辨軌之非軌此傳云由軹以上爲軌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不易傳者以傳言由軹以上足以明之小戎傳云陰掩軌也箋云掩軌在軹前垂軹上今傳云軹上自然是軌若爲車轍則傳當言軹下矣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轆頭也依傳意宜音犯從鄭軌與軹俱爲轆頭之說也又云車轆頭所謂軹陸意以舊解謂軌爲轆頭非是當以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軹爲轆頭也然則古者軌有三義車轍是其本訓又爲車轆頭鄭少儀註軌與軹于車同謂轆頭是也又爲車軹前鄭司農周禮註軌書或作軌及此經是也轍不可以言濡轆頭僅居輪之半亦不足以見水深此經字从軌而義讀軌軌猶濡乃見渡之深矣

離離鳴雁箋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从夫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再貢註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云雁隨陽無陰字如正義言則箋本作隨陰陽而處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然箋云隨陽而處似婦人从夫則無陰字爲

是

旭日始且釋文云旭許玉反說文讀若好按爾正釋訓旭旭橋也邢疏云郭璞作好好是旭與好音義同今本說文云讀若勗勗與畜同戴記引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作以畜寡人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則旭勗畜好四字並通毛傳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昏禮用昕說文云昕日將出也而此經云旭日始且故毛以大昕釋之釋文引徐音許袁反則讀若暄說文無暄字廣韻註云暖也下經云迨冰未泮則是正月中後時漸向暖故云暖日徐蓋望冰泮句爲解也義亦通

雄雉序下箋云烝于夷姜之等此詩序下箋云夫人謂夷姜鄭據桓十六年左傳爲說序與傳未嘗言也正義于鄭引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緬義

十

傳必援某公某年傳文以釋之此兩箋獨否又伋者夷姜子二子乘舟正義亦畧而不及孔殆以左氏傳不足據也史記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裴駢司馬禎張守節諸人亦未引左傳上烝事註之如史記夷姜乃宣公夫人而左氏言上烝者詩東山烝在栗薪鄭箋云烝塵也塵有久義言宣公之情恒久于夷姜納伋妻後乃易之左氏所謂烝亦卽史記所謂愛耳孔奉詔作疏以鄭爲主故述箋亦順言夷姜而于桓十六年上烝之事終未肯一置詞也至序與傳不斥夷姜亦當指宣公夫人言綠衣序云妾上僭燕燕序云送歸妾序于嫡妾之辨甚嚴若此序夫人是宣公庶母則是莊公之妾序豈得以夫人目之今云公與夫人

竝爲淫亂則是敵體之詞言夫人淫于他人而宣公亦娶彼妻是謂竝爲淫亂也毛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詞不顧禮義之難至宣公有淫昏之行兩人字正指他人卽經所謂雉鳴求牡至宣公有淫昏之行正指納伋妻事蓋上二章刺夫人之淫後二章陳昏姻正禮刺宣公之淫也新臺傳云水所以潔污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與此傳相應毛意如此不得同鄭爲夷姜爲宣公上烝父妾也

谷風

序云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此必衛君有淫新棄舊者民乃從而效之莊公不答莊姜而已無新昏之事宣公要納伋妻是淫于新昏無棄舊室之事而序乃云衛人化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補義

十一

益可證匏有苦葉序公與夫人竝爲淫亂爲宣公夫人有夫人而娶子妻卽爲棄舊室也正義于匏有苦葉之夫人从箋作夷姜故于此序不言化其上者爲何公也

淫以涓濁混其汙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濁釋上句清釋下句說文混水清底見也與毛傳合傳以涇喻新昏渭喻舊室言涇渭相入而濁者自濁清者自清猶新舊相并而惡者自惡善者自善柰何以新昏之故而不潔用我也箋云涇水以有涓故見涓濁混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汙然不動搖箋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昏與傳迥殊正義以箋述毛誤也釋文云故見涓濁舊本如此一本涓作涓後人改耳正義云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

之意涇水言以有涓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人見謂已惡也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涓故見其濁如正義則箋中見涓正作見謂如定本則作見其二說俱明順釋文云云當是誤倒其字耳

不我能憐傳憐養也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憐養孫毓引傳云憐與非也釋文云憐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如正義諸本皆作憐養何以釋文本乃作憐興又云養是王義則陸本孔亦未見陸博士陳時人歷隋至唐當據陳時詩本玉篇云憐丑六切恨也又許六切興也興字正用毛傳說文云憐起也與興義近不能作興我反以我為讎與鄭驕義亦通也今本釋文興作與也誤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昔育恐育鞠傳育長鞠窮也上育字及下既生既育毛無別訓則皆訓長蓋言昔長育之時恐所育者至于窮置故及爾顛覆盡力皆指財業言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置下既生既育箋云育謂長老也鄭以昔育為幼稚育鞠既育為長老皆易傳也正義以鄭義述毛恐非傳意

式微

序云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旌邱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正義曰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十二年卒至魯宣十五

年百有餘歲卽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云云按宣十五年左傳晉師滅赤狄潞氏云酈舒爲政而文七年狄侵魯傳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酈舒且讓之然則赤狄之先卽狄卽旄邱序之狄也伯宗數酈舒之罪云奪黎氏地不云迫逐其君是年秋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立者新立君之詞然則傳云黎氏地卽詩黎侯之故地也推尋事迹當日黎侯被逐東寓于衛狄亦旋去不能卽有其地迫魯宣三年分爲赤狄潞氏最強酈舒爲政乃始攘其故地而有之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乃求黎氏子孫而立之耳詩之黎侯當日實未歸也

皇清經解

卷之三

李庶常毛詩補義

十三

狄于魯莊三十二年伐邢始見于經據此詩黎侯寓衛當衛宣之時則隱桓之世已有狄患賴詩序而知之矣

旄邱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于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鄭以與爲以明與毛異正義強而同之非也

狐裘蒙戎釋文云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如容反又云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彪茸按貌狀之詞音同者字通此詩徐仙民讀作龙茸而左傳釋文云龙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是陸氏又讀左傳爲蒙戎正義引左傳及杜預註亦直作蒙戎不言字異豈左傳本亦有作蒙戎者與抑校刊註

疏者誤寫與史記晉世家作蒙昔知字通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兒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正義釋傳云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愉樂作愉樂如正義則傳本作愉樂故述毛用苟且爲樂校書者據定本改之耳按山有樞他人是愉傳云愉樂也箋云愉讀曰愉則愉愉本通然毛以愉樂貼少好言今好而愉樂終必微弱如正義云今好而苟且爲樂則不詞矣作愉爲是釋文本亦作愉正義引陸璣疏流離臬也自關西謂臬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魚云鵲鴉食母許慎云臬不孝鳥是也按說文鳥部鵲云鳥少美長醜爲鵲離久鳥雷聲木部臬云不孝鳥也日至捕臬殊之从鳥頭在木上初無臬卽鵲離之說爾疋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鵲鴉郭註曰鵲鴉猶雷離詩所謂雷離之子亦不言是臬毛云好醜以貌言喻衛大夫有衰然尊盛之服而不能稱耳非言性有好醜也正義用陸疏恐非毛旨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于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毛于碩人僕僕云碩人大德也僕僕容兒大也則首章簡大不指人言當爲大合樂之大言大兮大兮于祭四方山川行此于羽之大舞初學記引韓詩萬大舞也與毛義同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四

祭山川之時乃使之于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即以大德言非
毛意也萬者舞之總名春秋宣八年經萬人去籥公羊傳曰
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鄭依而用之故箋以萬舞爲干舞
而左氏則不然矣莊二十八年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
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萬者
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皆以萬爲舞宣八年經萬人去籥猶言
舞入去籥耳萬是總名干羽得兼也正義引孫毓評以毛爲
失故云萬舞并兼干羽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
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不知舞兼干羽何
止一人自可他人舞于碩人舞羽且多才多藝乃是鄭義毛
無此意不足以相難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正義曰言其能而已非碩人實爲之也何
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孔以首章爲仕于伶
官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爲王臣故云然按毛萬舞兼
干羽則籥翟身自執之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
武道備鄭以干舞爲文籥舞爲武故言道備亦非虛擬之詞
而孔云云兩失傳箋之意

泉水

崧彼泉水傳泉水始出崧然流也釋文云說文作泌云直視也
按說文泌云直視也从目必聲讀若詩云泌彼泉水是說文
作泌不作泌釋文誤也如說文引詩作泌知毛作傳時亦作
泌衡門泌之洋洋傳云泌泉水也此經作泌故彼傳得引而

釋之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爲始出然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如孔說則正義經本亦作泌故不言字異也今本作泌非說文泌字下云俠流也文選魏都賦溫泉泌涌而自浪李善註引說文曰泌水馱流也泌與泌同玉篇入水狹流廣韻入聲兩收一云泌漸水流一云水浹流去聲註則云流兒俠狹浹三字相近未知孰當選註引說文馱流馱卽快字毛以泌爲泉水訓洋洋爲廣大其流快疾可知今本說文俠流當依選註作馱流爲其與毛義合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正義曰我之嚮衛爲覲問諸姑伯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按下章箋云我還甫疾至于衛而返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因經言不取有害故云然

皇清經解

卷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此章方思問諸姑伯姊遽用下箋說之誤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于言所適國郊也上章正義曰下傳或兼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註皆云于所適國郊如孔云云則作正義時經本傳無言字今本有言字當刪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與爾疋釋水合水經淇水篇註引健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與毛傳相反而鄭氏从之以馬溝水出朝歌城北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爲異出之證合流注淇水爲同流之證遂斷以爲肥泉如鄭說肥泉注淇乃是首章泉水流淇爲女子出嫁諸侯之喻此章思泉思邑正以歸寧不得極寫懷思毛不指言何水鄭

亦止言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毛鄭說當矣

北門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如孔說則序仕字當作士然經文傳箋及序下箋並無一言及士者不可解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埠遣我傳敦厚遣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己之義故易傳以爲投擲于己也按傳所謂厚非厚意之厚言以役事重疊與之也上傳埠厚也賦稅之事減彼益此且得言厚與此正同說文厚也从反音徐鍇曰音者進上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以進上之具反之于下則厚也此厚意之厚說文又云厚山陵之厚也从厚从厂培字下云培敦土田山川也據此則傳訓敦爲厚乃是培敦之意正義誤矣

北風

雨雪其雩說文雩乃旁之籀文旁云溥也文選雪賦註引作滂其虛其邪既亟且且傳虛虛也亟急也正義引爾疋釋訓及孫炎說而斷之云然則虛徐者謙虛開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實詁訓彙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如孔說則正義本傳文是虛徐也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孔據虛徐本爲正義故云非訓虛爲徐以釋文本例之毛傳原本當是虛虛也邪徐也毛亦非訓邪爲徐言邪徐一耳故箋申

之云邪讀如徐釋訓云其虛其徐文選幽通賦云承靈訓其
虛徐兮曹大家註引詩曰其虛其徐是漢以前詩有作徐者
非止音義同字亦通也

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不言爲何公之夫人傳箋
正義亦畧無一言及之何疑匏有苦葉夫人爲宣公嫡夫人
此序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與彼序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詞
意相同而詩在新臺之上宣姜未來則爲宣公嫡夫人無疑
古者諸侯不再娶然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復娶宋武公女仲
子爲夫人春秋之前已不能如禮衛之先世如莊公娶莊姜
爲嫡夫人又娶于陳曰厲嬀則宣公再娶又何怪也特要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妻尤爲無道耳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兒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說懌當
作說釋亦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媿妾之德美之按傳赤
心正人訓次句言此彤管煒煒然亦猶女史赤心正陳人之
德而美之箋以傳人字不指靜女故以說釋媿妾之德申傳
非易傳也正義云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
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
靜女以經女美指靜女乃是王肅之義肅好與鄭異故云嘉
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不知說文無懌字心部新
附字有之徐氏云經典通用釋然則懌字本當作釋王肅讀
爲說懌而孔亦從之非也正義釋傳又云必以赤者欲使女

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如正義所言則赤心正人與說懌女美全相戾矣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詩一人作而言國人者春秋桓五年經書衛人立晉左氏傳衛人立晉衆也宣公國人所立至是躬爲淫昏之民民始失望矣序詩者本國人之意而衆著之其垂戒者深矣

蘧條不鮮鮮字毛無傳箋云善也上傳云水所以潔污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毛意以河之絜喻得宣公之不絜則鮮當爲鮮潔之鮮與鄭義近是以釋文云依鄭又音仙也正義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用王肅少也之訓述之恐非毛意鮮有斯音說文雨部霽从雨鮮聲讀若斯小雅有免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鮮可讀斯與上泚瀾協也

新臺有酒河水澆澆傳酒高峻也正義不釋酒之何以訓爲高峻爾疋釋邱云望厓酒而高岸郭璞註曰厓水邊酒水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郭以酒爲水深非也爾疋言酒而高則酒爲兒狀之詞夷上洒下亦然故傳訓爲高峻與爾疋合釋文云洒七罪反韓詩作灌云鮮兒音同說文灌深也溼新也徐音俱七罪切依說文韓詩之灌當作溼釋文殆以韓音讀毛說文玉篇廣韻酒俱無七罪反一音也洒當依爾疋釋文蘇典反與澆殄協玉篇澆亡旦切

二子乘舟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正義曰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按序言國人傷而思之傳訓願爲每衆詞也言字亦當如箋爲我蓋述國人之意言每我思子則養養然憂不知所定指衛事言也史記衛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又云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二千

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又云初翟殺懿公也國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云云此太史公備墓二子死後國人傷思之事蓋自桓十二年宣公卒衛人必欲立二子之後下逮閔二年垂四十年文公立而後定此詩述二子初死時事毛傳所謂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者也箋云爲之憂則爲二子憂而已正義謂鄭惟願言句爲異餘皆合而述之疏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三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 補平 著

鄘

柏舟

髮彼兩髦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說文無髮字引詩作統彼兩鬣統字註云冕冠塞耳者臣鉉等曰今俗別作髮非是然則統狀下垂髦似之故曰兩髦之兒儀禮既夕篇云既殯主人脫髦註云髦之形象未聞內則註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鬢其制未聞正義謂傳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云爾此詩箋引內則拂髦不言未聞蓋以毛傳爲然說文鬣云髮至眉也亦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一

作髦與毛傳合許在鄭前鄭註經亦嘗引說文註記時偶有

不照耳

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按爾疋釋詁敵匹也特與敵音義同秦風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義亦當作匹敵說文敵仇也仇亦訓匹特乃牛名說文特朴特牛父也其特立之特古作犗禮王制一犗一禴穀梁傳犗言同時是也犗與直同玉藻鹿辟豹犗註云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以韓詩我特作我直然註云相當值也則義亦與匹敵同

牆有茨

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

春秋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云云宣姜以齊女配伋宣公要之公卒齊人豈肯使其女再爲淫僻之事昭伯衛之公子何至齊人使之不可何至又強之生子五人非一乳可畢卽使孿生亦須三載身爲國母而年年生子豈有不棄之平林隘巷而公然舉之舉之矣四方流布而宋許兩國又何肯以其女爲夫人也且烝是昭伯生是宣姜此五人者將以爲昭伯子乎爲宣姜子乎種種誣妄實難據信服虔以昭伯爲長庶爲伋之兄而史記衛世家則以伋爲宣公夫人夷姜之太子而昭伯黔牟皆其母弟初不言昭伯有烝于宣姜之事今以此詩觀之宣姜當日微有醜聲但事屬曖昧故詩人不欲宣露恐適足爲君之醜也序詩者據所傳聞以公子頑實之而生子事不敢筆之于書亦謂戴公文公自是昭伯子也其見勝左氏遠矣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二

中葍之言傳中葍內葍也中與內一耳而傳云然者說文葍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漢書梁其王傳云聽聞中葍之言應劭曰中葍材葍在堂中顏註曰舍之交積材木蓋闔內隱奧之處毛意蓋指闔內之地言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僻之語箋云葍成則讀葍如構傳箋不同正義一之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正義未釋讀之所以爲抽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抽當爲籀籀讀也从竹擗聲擗卽古抽

字按說文籀讀書也如師古說是傳仍以讀訓讀也經文由道而詳由詳而讀上傳訓詳爲審此傳必不仍訓爲讀以調朝茁出之訓例之毛直以讀作抽由聲之字如軸軸抽皆直六切此抽亦如之論語曰與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文釋抽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引如淳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毛意謂其言不可抽釋而次述之耳文選陸機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李善註引方言曰乙抽也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強其出乙乙也乙訓抽亦爲出故箋以出申抽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周禮追師掌三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禮禮註不言副是編髮爲之註禮時未見毛傳此箋不易傳蓋以毛說爲然也傳云笄衡笄追師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纒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王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宋人因鄭此註衡笄分釋遂謂鄭衡笄爲二物毛衡笄爲一物近人又以毛傳衡笄不過因追師成文當以二物爲是又以此詩正義引鄭註惟祭服有衡笄添一笄字刪去笄卷髮者一句爲

非愚謂鄭雖衡筭分釋未嘗以爲二物觀此傳衡筭箋不破之其意可見正義不詳辨禮註與毛不殊是其疏畧而引註作惟祭服有衡筭未可厚非也追師賈公彥釋註曰云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爲之者以弁師王之筭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據此則鄭言后與王同用玉非謂衡與筭皆用玉也又曰云惟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差別則衡筭惟施于翟衣取此字當誤鞠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紜紜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故鄭云惟祭服有衡也又曰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者傳云衡紃紜紜與衡連明言紃爲衡設矣筭旣橫施則衡垂可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四

若然衡訓爲橫旣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筭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紃懸瑱也如賈疏言筭以橫施爲衡筭筭之垂者爲衡衡下以紃懸瑱極爲明晰故言衡卽有筭賈云衡筭惟施于翟衣此詩正義云惟祭服有衡筭皆知鄭註言衡卽是衡筭也賈疏又曰云筭卷髮者鄭註喪服小記亦云筭帶所以自卷持如賈疏言則衡筭有帶以卷持頭上之髮鄭言筭亦卽衡筭也蓋筭有二一內則纏髮髮畢以筭約之卽簪也一衡筭施于副上言衡言筭言衡筭實卽一物故此箋不破傳也

鄭司農釋衡筭云衡維持冠者引春秋傳衡紃紜紜以說之

更不釋筭字可知衡卽爲筭康成云筭卷髮者卷與維持一
也可知筭卽是衡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正義謂以象骨飾服按副筭
六珈傳云筭飾之最盛此句是字正指上文故傳云所以爲
飾象與祿同說文云祿飾也玉篇云祿首飾也然則象服卽
謂副筭六珈及所配之禕禕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如是何謂不善乎序言衛夫人淫
亂箋以宣公夫人惠公母實之毛傳無是也正義述毛云今
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恐非毛意
玼兮玼兮釋文引說文云新色鮮也新臺有泚釋文云說文作
玼云新色鮮也兩引皆作新色不應皆誤今本說文玼云玉
皇清經解卷五頁五李庶常毛詩細義

五

色鮮也豈說文本作玉新色鮮歟

其之翟也傳禴翟闕翟羽飾衣也按王后服有三翟禕衣

亦稱禕狄

禴翟闕翟也傳但舉禴闕不舉禕衣者以上章言副卽有禕
衣記云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葛覃傳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
事舅始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禕衣祭服之最盛者
已包在象服句中故不復舉說文云禕謂畫袍禴翟羽飾衣
也與毛傳合然則三翟毛以禕衣爲畫衣禴闕爲羽飾衣傳
意明甚下章展衣正義推毛意曰禴翟闕翟羽飾衣則禕衣
亦羽飾衣禕衣以翬鳥羽禴翟以搖鳥羽闕翟次禴翟則亦
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禴闕用搖羽傳意或如此禕衣
用翬羽未必然也鄭註司服三翟皆刻繪爲翟雉之形而采

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而象服是宜箋但云掄翟闕翟者因司服之文禕衣不稱翟此經亦但言翟故舉二翟明之順經爲解耳正義于此等處都無發明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箋云展字誤禮記作禮衣正義曰以衣服之字宜从衣故也又周禮司服展衣註云字當作禮禮之言亶亶誠也按說文褻丹穀衣也與毛傳合字本从衣展轉也二字各別豈毛傳詩時字作褻後誤爲展乎然不應禮詩皆誤殆二字古本相通如鄭言則漢時又有禮字而說文無之王篇云禮與褻同然則禮爲褻之或體說文褻字下偶失註或刊說文者誤脫也

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縹緇之蹙蹙者展衣夏則皇清經解

卷五直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裏衣縹緇正義曰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緇而云蒙彼縹緇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縹緇作者因舉時事而言故云是緇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縹緇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按釋文冬衣云於旣反著也下裏衣同則裏云如字舊音吏如釋文則箋原作冬衣展衣夏則裏衣縹緇極爲明顯如今正義本則展衣二字爲不詞故孔以衣展衣者述之然究未若釋文之當也俗本云冬衣展衣無夏則裏衣縹緇六字誠誤若如釋文本孔亦當从之矣

邦之媛兮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按媛與援同說文媛云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引也詩曰邦之媛兮是媛本訓援釋文云媛韓詩作援云取也

取當爲助

爾正郭註云所以結好媛釋文本作好援註云援音媛本今作媛是媛援本通正義云毛爲援助君子鄭爲邦人依倚爲援助夫可以援助君子則亦爲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矣似無庸強爲分別

桑中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正義曰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孔引此殆以桑間卽桑中也序出子子夏傳至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而獻王又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以作樂記則其政散其民流實用序說衛于宣惠之世卽如此一傳至懿公爲狄所滅左氏春秋傳稱衛滅時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爲五千人所謂民流者已驗據以說此經似得之矣然鄭註樂記云濮水之土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也又云桑間在濮陽南漢濮陽爲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及山東曹州府屬濮州地春秋時在河之南此詩當宣惠之世衛尙在河北桑中當在淇水左右雖地皆有桑而淇濮不可混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釋文云鶉鶉鳥殊混說文雒雒屬雒爾正釋鳥鶉鶉母郭註曰鶉也青州呼鶉母邢疏云田鼠所化者也釋

鳥又云鵠鵠其雄鵠牝痺郭註曰鵠鵠屬邢疏云鵠舊云蝦
蟄所化者也說文爾正二鳥別矣玉篇鵠云鵠鵠也鵠云鵠
也顧野王混而同之釋文遂承其誤

奔奔禮記表記引作賁賁按說文奔从夭从賁省聲奔亦賁
字易賁卦黃穎周易註作奔奔本以賁得聲故二字通左傳
鵠之賁賁與焯軍奔協詩白駒賁然來思徐音奔今說文賁
徐音彼義切非也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
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定之方中小

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八

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也
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
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工之時以秬
較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
故爲得時也正義泥城楚邱之文因謂作宮室亦在正月故
曲爲之說攷之春秋僖二年無閏正月而閏乃在元年十一
月以元年經書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爲十月之十
三日書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十二月之十九日上下
合校而得十一月大己亥朔戊辰晦閏十一月大己巳朔戊
戌晦僖五年正義亦曰杜長秣僖元年閏十一月僖五年閏
十二月也元年閏十一月則小雪在十二月初大雪在十二

月中冬至在二年正月初正月猶與土功是爲不時經于楚邱之城不書諸侯意實爲此但城在正月而文公之營建宮室則當在元年十二月初定星昏中而小雪之時蓋文公在漕使人往營齊桓聞之乃合諸侯于次年正月城之耳閔二年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傳于此預表元年則營建之事已隱括于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八字之中杜元凱註云文公于此年冬立元年下亦當註云文公于此年作楚宮乃合事實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正義曰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旣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又云定本椅梓屬無桐字于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是也如正義則所據本毛傳云椅桐梓屬後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如原本

卜云其吉箋山川能說釋文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按述古文作術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述循也旣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詩日月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註引韓詩曰報我不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註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間有溝遂小溝也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皆當讀始銳切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禘禮春秋之禘讀皆宜同所謂同者同于說也

是亦讀禘爲始銳切也但碩人箋之禘本當作祝說文禘二
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禘祝云贈終者衣
被曰祝从衣兌聲是贈人衣被曰祝祝與說皆以兌爲聲故
鄭云讀宜同矣

星言夙駕箋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按惠校相臺岳氏註疏本釋
文引韓詩云星精也影宋本釋文引韓詩云星晴也精字疑
誤當以晴爲是韓詩殆以星卽晴非訓星爲晴也晴說文作
姓云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晴非
是如說文雨而夜除星見與箋義合則星當爲姓明矣

說于桑田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
詞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說字毛無傳甘棠召伯所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

說傳說舍也釋文云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此詩
釋文云說于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詞說陸蓋依甘棠傳爲
解也正義述經云汝于雨止星見當爲早駕當乘之往詞說
于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合毛鄭而一之謂毛無傳故以
箋述碩人說于農郊毛亦無傳正義別而述之且云毛于詩
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而此
詩不別何也

駮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駮駮馬與牝馬也傳嫌七尺而牝
者三千故加一與字釋之言駮卽有牡在內正義曰七尺曰
駮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按釋文同定本亦云六尺
以上說文云六尺爲驕七尺爲駮八尺爲龍無以上二字今

毛云六尺以上則仍是駮也周官庾人註引爾雅云駮牝驪
壯元駒裏駮釋文云牝驪絕句壯元絕句蓋攸檀弓註引爾
疋駮牝驪壯元絕句謂駮馬中牝驪色壯元色是駮中有牝
有壯也爾疋駮牝驪壯絕句郭註引此詩說文駮字下亦引
詩曰駮牝驪壯爾疋本釋此詩則驪壯二字是釋駮牝亦言
駮牝中有壯也箋以邦國六閑馬四種爲千二百九十六匹
三千已踰禮制特文公徒而能富故國人美之毛意則不必
然矣序言百姓說之國家殷富自應兼君民言則國馬公馬
俱有也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舉成數而云三千必知毛意如
此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經言說駕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田適當春暮傳言牝馬則國馬公馬俱游牝可知詩人見君
民之馬俱放桑田之野阡陌成羣因極歎其畜產之蕃庶耳
僖二年城楚邱齊桓合諸侯城之也而此序云文公遷楚邱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然則齊桓當日雖合諸侯城之以封衛
爲主未畢功而卽去城杞有闕卽其明徵直至文公遷後始
自城之役不以時又爲德不卒故經譏焉子夏親承聖意特
于此序著之紀其實也木瓜美桓也序亦但言救而封之不
及城楚邱事序于此等處實足與春秋相發明

蝮蝮

序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也
經皆刺奔而序言止奔者由國人恥其事而自止故序推本

文公能化其民韓詩序云刺奔女也猶是依經爲說不及此序遠矣此與定之方中相鼠于旄序皆明著文公當年崇教化尙廉恥幾無異二南計文公元年下至秦始皇六年取朝歌徙衛君角于野王傳世有國四百一十年皆此數詩基之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傳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釋文云爾疋作蝮蝮音同爾雅云蝮蝮謂之零蝮蝮虹也郭註云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零釋文云蝮蝮詩作東是詩爲蝮東雅爲蝮蝮郭註不引此詩殆謂詩雅各別正義謂字雖異而音實同良是爾疋邢疏云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按說文蝮云籀文虹从申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申電也電云陰陽激耀也據此則陰陽交而爲虹過則激而爲電故虹从電夫婦一陰陽也過禮則象應于天而色盛如電理有不誣者說文又云電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然則屈曲如弓者爲電申垂如大電者爲虹黃帝母附寶夢大電繞北斗樞而生黃帝大電卽虹也

相鼠

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按箋云云則傳儀字非威儀也說文云儀度也度卽法度書曰欲敗度縱敗禮無禮儀猶無禮度也傳合末章無禮而以闇昧之行總釋之據行事言也箋易爲威儀則止作容儀解正義述經禮儀威儀混而一之

干旄

在浚之郊傳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畧爾疋之文按周官載師王畿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自百里至二百里爲甸地亦名爲州自二百里至三百里爲稍地亦名家邑大夫之采地也亦名爲野鄭司農註引司馬法三百里爲野是也自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地亦名小都卿之采地也自四百里至五百里爲疆地亦名大都公之采地及王子弟所食邑也而遂人掌邦之野鄭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則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統稱野也傳言郊外曰野當如遂人據縣地言縣爲卿之采地卿亦大夫故傳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補義

七

謂世其官邑縣亦爲都故下二章傳言下邑曰都城都城也

正義謂約爾疋之文殆誤

載馳

序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正義曰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于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已志也定本集註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如正義云云正用有字校書者據定本集註改作又也按古有又通說文有从月又聲周毀敦云有媾于我家汝又惟小子有書作又又書作有是古有無之有義兼又又字依說文乃左右之右此序以有字爲當未可以爲非也春秋文十三年左傳鄭子家襄十九年左傳穆叔俱賦載馳之

四章服註以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于外以下別數爲四章正義謂其無所案據是矣而謂杜註并賦四章以下爲然非也杜于文十三年註云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傳意若然則當云賦四章以卒如襄二十年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以卒之例今云四章難言杜註之是矣況襄十九年註云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又以五章爲四章是杜氏且不能守其前說也愚按杜註兩歧皆以義取控于大國致有此失不知子家穆叔各賦四章特取采芻療疾之意初非并賦五章也服虛立首章杜以五章爲四章俱不可從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四

視爾不臧箋爾女女許人也卒章百爾所思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此鄭以爾當作女故云然說文爾云麗爾猶靡麗也从口从攷其孔攷亦聲此與爽同意亦云詞之必然也从入八八象氣之分散汝云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从水女聲女云婦人也女我之女當作女汝爾皆假借也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傳箋義別正義合而述之又釋箋云于時十二月也艸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于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按此是箋義觀鄭答趙商且及城楚邱則夫人思歸

誠不必定于閏二年十二月矣傳義以經云言至于漕又云
控于大國誰因誰極尙未有齊桓救衛之事序亦但言露于
漕邑則是閏二年十二月事月令仲秋勸民種麥說文云麥
秋種厚糞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周十月種麥至十二月麥亦
生矣傳云方盛長箋云未收刈較然有別未可牽合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紉義

十五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四

學海堂

毛詩紉義

嘉應李庶常麟平著

衛

淇奧

綠竹猗猗釋文云韓詩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按說文薄水篇筑也莛云篇莛也二字異此艸生淇水之奧則是水篇莛經字當从韓詩作薄

有匪君子傳匪文章兒釋文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兒如正義云云不言匪與斐通則正義本正作斐字校書者依釋文本而改之耳

皇清經解卷三百三十四 李庶常毛詩紉義

一

充耳琇瑩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正

義曰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侯用瓚伯用

將說文作璋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一石由此言之

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襍也案說文玉部瓚云三玉一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駢四玉一石侯用

瓚伯用璋玉石半相璋也雖許鄭說殊而自天子下則皆玉

石並用鄭風諸侯夫人經言玉瑱是表其玉此詩武公侯爵

經言琇瑩是表其石正義謂玉石襍者良是但傳諸侯二字

非指侯爵當兼內外五等諸侯言之也說詳齊風著篇釋文

云琇說文作璫弋久反今說文徐音息救切當从釋文

寬兮綽兮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于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按說文人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凡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仁人也謂此凡字是親愛人也禮中庸仁者人也鄭註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葉記仁者人也註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孰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皆是說文凡字非人字也此箋當作几於施舍爲是俗本不誤

考槃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堯塢之處也文選吳都賦長干延互註引韓詩註曰地下而黃曰干皇清經解

卷五直函

李庶常毛詩細義

二

按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山間澗水也詩斯干傳云干澗也干澗音義同韓詩亦與毛不別曰堯塢曰地下而黃釋韓詩者失之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也逐與軸古今字異按軸迪俱从由得聲音同者義可通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作逐蘇林音迪是逐迪音同亦可與陸爲韻也

碩人

衣錦褻衣傳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褻襜箋云褻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

其文之大著鄭以玉藻禪爲綱而中庸引此詩作綱故以髮爲禪衣正義釋傳但云襜亦禪而在上不釋髮字按說文襜云泉屬引此詩作襜又衣部髮云髻也詩曰衣錦褰衣示反古襜云衣蔽前傳意蓋謂錦衣之外加以泉屬之襜以蔽前而已示反古也說文禪衣不重也綱急引也箋訓髮爲禪則以單急之衣在途爲宜耳

巧笑倩兮傳倚好口輔正義引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當矣但傳之口輔當作輔說文輔云人頰車也服虔左傳註云輔上頰車與牙相依則輔在口內與牙舌相近說文輔頰也頰面旁也笑兒之美在兩頰之旁故輔當作輔也

施尿濺濺傳尿魚呂濺濺施之水中按濺濺馬融云大魚網目

皇清經解 卷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大豁豁也則釋尿而已釋文引說文云凝流也尿施于水水應彌散何緣得凝今本說文云凝流也河流盛大亦非一尿之所能礙韓詩云流兒得之蓋謂尿初落水與水濺濺俱流也得韓詩說而毛旨顯然矣

張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于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正義述毛云君子則好樂于己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己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于嗟而戒已按序云美反正刺淫泆也毛以經上二章述氓誘女許之事至此章以桑起興發爲正論正是反正之詞故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無與云者經述婦人自戒非國

之賢者刺此婦人正義以箋述毛誤矣正義曰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詞故知國之賢者刺婦見誘而戒之下章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正義言我心于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爲二三其行于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云云又作自相謂之詞前後矛盾自我徂爾以下亦當云賢者見其事而戒之乃合箋義

隰則有泮傳泮坡也正義曰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如正義云云則傳是陂字釋文云陂本亦作陂北支反亦引澤陂詩傳校書者遂據釋文本而改之當作陂爲當

信誓旦旦傳信誓旦旦然按說文引此詩作息息即怛之或皇清經解卷五章句李庶常毛詩細義

四

體疑毛傳詩時經字作息息故毛以旦旦釋之猶孟子云旦旦而伐也鄭箋詩時經字作旦旦則毛爲未釋其義故箋釋之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傳云小水之源明與是彼泉水亦流于淇者別故箋申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箋言相爲左右而已深得毛意水經淇水篇註以美溝合馬溝水入淇者爲肥泉又曰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二溝非小水也以

水所入爲左右非僅相左右而已也酈氏辨編欵之非竹辨
與之非水名一遵舊說至此以泉源入淇又違毛鄭實不可
从或謂淇泉左右酈蓋以目驗知之無論古今水道改流者
多又安知毛鄭之非目驗耶

芄蘭

芄蘭之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正義述之亦同釋文作
恒蔓于地云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蓋蔓卽是延
當依釋文本無延字爲當

童子佩鞶傳鞶袂也能射御則帶鞶箋云鞶之言沓所以驅沓
手指正義云鄭以禮無以鞶爲袂者故易之爲沓按說文鞶
云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从韋某聲詩曰
皇清經解 卷三 韋 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童子佩鞶許註與毛傳合鞶之爲袂信矣玉篇鞶字註曰決
也指沓也合袂沓而一之誤也

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爾疋釋言同徐仙民音胡甲反則甲狎音
義同也是以韓詩作狎書多方因甲于內亂正義云鄭王皆
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
行于內爲淫亂均與此傳合傳直讀甲爲狎非訓狎而已也

河廣

序下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
于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
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如孔言則正義本

箋內文公之妹下有襄公之母四字校書者據定本而改之也當依原本爲是

一葦杭之傳渡也正義曰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孔據箋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爲此說序傳則不然矣序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無襄公卽位之文則生而卽出夫人之思其子殆無日而不然矣傳以渡訓杭始指適宋渡河史記年表宋桓公七年書取衛女文公弟二十二年當魯閔公二年衛始渡河盧漕計中間十六年夫人生襄公而出于衛尙在河北亦可此詩之作卽在其時故傳指實而言渡也

皇清經解

卷五 宣函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六

會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楫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曰小船曰刀說文作𦨇𦨇小船也釋文云刀如字字書作𦨇說文作𦨇並音刀如正義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𦨇字今本說文舟部無之蓋陽冰校說文刪去耳

伯兮

杲杲出日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其雨怨朝陽李善註引此箋云伯且君子字按上箋云伯君子字也此箋今無如李所引句殆李誤記上箋而益一且字耳

焉得諼艸傳諼艸令人忘憂釋文云諼本又作萱况爰反說文作憲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葑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

字爾疋釋訓菱字下釋文引此詩云焉得菱艸毛傳云菱艸令人善忘兩處陸俱作善忘今本作忘憂非矣但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鄭箋詩時已作忘憂故箋申之如此正義述傳則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艸合三說校之从正義作令人善忘憂爲得也玉篇痿云令人善忘憂艸

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序不言何公之詩經內三言淇水則尚在河北也衛風十篇皆在武莊宣惠懿之世伯兮從王伐鄭有左傳可據竹竿思泉源淇水河廣思渡河向宋皆河淇間之衛木瓜序言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雖詞兼懿戴實以懿公殿之餘則序有明文編詩者特以此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七

十篇爲朝歌之衛非無意也

木瓜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正義曰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按此說良是說文瓊赤玉也璇云瓊或从旋省徐鉉等曰今與璿同說文璿美玉也引春秋左氏傳璿弁玉纓璿卽瓊字弁以玉飾今云璿弁是許亦以瓊爲玉之美名也二章報之以瓊瑤傳云瑤美玉釋文云說文云美石正義曰下章傳云瓊瑤美石與釋文相合今本說文瑤云玉之美者从玉名聲引此詩與傳合而與釋文又異今就說文斷之自瑤字以下至瑤三十三字除琚字不言玉石餘皆石之次玉似玉

不應瑤字又云玉之美者然則瑤爲美石釋文所引說文當不誤正義謂此傳爲美石當从之也

王

黍離

彼黍離離釋文離如字說文作稭按今說文禾部無稭字玉篇力支切長沙云禾把也廣韻云長沙人謂禾二把爲稭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稭字註引此詩陸乃得據以爲說也

此何人哉箋云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正義曰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按箋言何等人猶有不忍斥言之意故若爲不知也者君臣之義也正義易爲何物人則極口肆罵矣可謂失詞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八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佻傳會也上章云曷至此云會至而會也釋文引韓詩云佻至也則與上曷至無別矣說文與毛傳同

雞棲于桀傳雞棲于杙爲桀釋文作弋云本亦作杙按說文杙劉劉杙乃木名弋云桀也象折木表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弋之从厂卽象雞棲之形傳字當从弋爾疋亦作弋爾疋又云檝謂之杙說文檝弋也檝杙之杙亦當作弋也桀爾疋作桀說文無桀字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敖敖字傳無釋釋文云遊也陸殆以毛訓陶陶爲和樂則敖當是敖遊故訓遊耳箋云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

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如箋則故是舞位說文有兩敖字
放部敖云出遊也出部敖云遊也樂記說武樂云且夫武始
而北出此當是出部之敖言舞者依行列而出故字从出

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按申者楚之北門而周之南蔽也東遷之初勢已寢熾非復
宣王蠻荆來威之時以國家大計言之申自所當屯戍惟不
撫其民而役之則雖公亦見爲私矣經三章皆述民情故序
言屯戍母家而周人怨思耳

不與我戍甫傳甫諸姜也下章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正義

曰所戍惟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九

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
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
亦此類也按正義說似矣然尙未的史記秦本紀云秦以其
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始皇本紀云生于邯鄲及生名爲政
姓趙氏索隱曰世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
同祖以趙城爲榮故姓趙氏是秦之稱趙以趙城爲榮非僅
以同姓嬴也申呂齊許之先止有一呂三國皆以呂爲榮說
文呂晉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國語帝
祚四岳國賜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呂卽伯夷之國後漢
劉昭郡國志云汝南郡新蔡縣有大呂亭故呂侯國也水經
汝水篇酈註曰汝水又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

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魯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中呂地也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

忠曰故名其地爲新蔡今史記宋忠註曰蔡侯胡徙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又下文青陂云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時南

有荆蠻中呂姜姓矣加酈註中呂卽大呂亭說文酈云汝南上蔡亭酈卽甫呂之改號是上蔡下蔡俱呂侯國周初以其

地封蔡叔父子則呂當先徙于南陽水經洧水篇酈註曰紫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尙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

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尙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太公封齊而稱呂尙是齊以呂爲榮也此南陽之

呂後并于楚春秋成七年左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卽此史記鄭世家云酈公惡酈于楚徐廣曰酈音許公許靈公也說文云蘇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

讀若許許冲上說文解字書云太嶽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許于周初分封而呂叔稱呂是許亦以呂爲榮

也崧高爲申伯而作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箋謂甫卽訓夏贖刑之甫侯當宣王時而遠舉穆王時甫侯以相況是

申亦以呂爲榮也此經言成申本其始封當曰呂書孔安國傳呂侯後爲甫侯故曰甫也許卽甫侯所封故又曰許傳于

申曰姜姓國于甫許但曰諸姜不言國傳意直以甫許爲申非僅借言之而已

不流東蒲傳蒲艸也箋云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艸之

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按
許本作鄒說文从邑無聲說文森豐也从林奮或說規模字
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卅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
無按此卽有無之無李陽冰謂不當加亾作𠂔則李本說文
亾部無𠂔字矣而徐氏非之謂𠂔不加亾何以得爲有無之
無因于亾部增𠂔字而于林部𠂔字橫加文甫切作庶艸蕃
庶之庶非也無聲與蒲自協不必疑也

中谷有摧

曠其乾矣傳曠菸兒陸艸生于谷中傷於水正義說文云曠燥
也易曰燥萬物者莫曠乎火今正義本作莫燥乎火說文云菸菸也然

則由于死而至于乾燥以曠爲菸也按正義經本作曠字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一

釋傳如此其實毛傳詩時經曠字當作灑說文灑云水濡而
乾也引詩曰灑其乾矣然則毛云菸者尙未至于乾燥仍有
濡潤之意如今俗語所謂潮矣說文訓與傳意爲近傳菸訓
灑非訓曠也今本說文曠云乾也與正義所引亦異

兔爰

兔爰序言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
其生毛傳惟于首章云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經旨不過
如此至箋始以無爲爲軍役之事百罹爲軍役之多憂百凶
爲王構怨連禍之凶語皆曲與序應傳箋不同正義乃合而
述之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以經言父母是以王爲父
毋非與王爲兄弟也言我兄弟望王爲父母今王無恩施于
待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欲我謂他人爲父母也箋云兄
弟猶言族親顧序棄其九族爲說正義述經傳箋不別豈謂
鄭同于毛乎

在河之滄傳滄水隙也上二章澍涘傳與爾疋說合釋邱滄云
夷上洒下不滄郭註曰滄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滄不發聲也
是郭以滄訓滄也說文澍涘滄俱訓水厓此傳獨訓隙者說
文隙崖也西京賦設切厓隙註引說文曰隙厓也然則傳云
水隙仍是厓義正義引爾疋釋山重獻隙釋之義雖得通恐
非傳意

皇清經解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一

采葛

彼采蕭兮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依艸木疏以爲荻蒿謂卽生
民取蕭祭脂郊特牲藜蕭合馨香之蕭按傳不言蕭爲何艸
下泉苞蕭始云蕭蒿也亦不言是何種蒿爾疋蒿類多矣蕭
荻依說文當作荻郭璞註云卽蒿又藜之醜秋爲蒿郭璞註云醜類
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名爲蒿邢疏謂藜蕭莪之
類然則毛訓蕭爲蒿尙是通名此傳並不訓蒿固不可以意
爲說也

大車

毳衣如茨傳茨離也以下傳瑁楨也例之離言其色與中谷有
菹傳離也不同彼離亦作菹是言其艸也說文引此詩作綱

云帛騅色也騅當作騅說文騅云馬蒼黑襍毛郭景純爾疋
註云菸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騅色青白故許以訓縹毛以
訓菸毳衣之色如之也菸縹字異音義實通玉篇縹云今作
菸破是字通之證也

釋言及註本作
騅正義引作騅

毳衣如璊傳璊頰也正義曰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頰按
今說文璊云玉頰色也从玉滿聲禾之赤苗謂之薺言玉色
如之而毛部璊字引此詩作毳衣如璊云以毳爲縹色如薺
故謂之璊薺禾之赤苗也从毛滿聲如說文則璊璊俱取與
薺同色又同音正義引璊字之訓以釋傳自緣經字作璊卽
如說文經字作璊傳訓爲頰亦得釋文引說文云以毳爲縹
不引色如薺三句殆以璊璊異色耶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李庶常毛詩紬義

三

邱中有麻

彼畱之子傳邱中堯塢之處盡有麻麥艸木正義曰定本云邱
中堯塢遠盡有麻麥艸木與俗本不同也如定本則塢下有
遠字無之處二字堯塢遠殊不成句恐有訛脫孔已云與俗
本不同作疏自當从之何以仍作堯塢之處也釋文云堯本
亦作璫苦交反塢音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从孫義而誤
耳如釋文則定本當是堯遠之處然總不如堯塢之處爲安
也

彼畱之子箋云畱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義曰此章畱
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畱氏之子教已是思者與畱氏情親
故云畱氏之子于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

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按子國爲
子嗟之父則此之子爲子嗟之子故箋于彼畱之子云邱中
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于此又云朋友之子箋意極明正義
迂曲甚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四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二十四

李庶常毛詩細義

十四

